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般洪絕命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君

詩曰

太極圖中造化奇。

仙凡迥隔少人知。

移來幻化真玄妙。

懺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

蒼天留意地難私。

當時紂惡彰瀾極。

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趕了多時不能赶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倒跟着他跑。今日不趕他。明日再做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趕。勒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

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咲曰。料
你有何力量。敢禁我來不趕。隨綽開大步來追。子牙
又戰三四合。撥騎又走。馬元見如此光景。心下大怒。
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咬牙切齒趕來。我今日拿不
着你。勢不回軍。便赶上玉虛宮。也擒了你來。只管往
下趕來。看看至晚。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
了子牙。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怎見得有讚爲証。

那山真個好山。細看處。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
樹影寒。飛鳥睨眈。走獸兇頑。凜凜松干幹。挺挺竹
幾杆。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殮。野猿常

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潺潺。暗聞
幽鳥語。間關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艸。襍香蘭。
磷磷怪石磊磊。峰岩狐狸成羣。走猿猴作對頭。行
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還。

話說馬元趕子牙。來至一座高山。又不見了子牙。跑
的力盡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馬元只得倚松
靠石。少憩片時。喘息淨坐。存氣定神。待明早回營。再
做道理。不覺將至二更。只聽的山頂砲响。正是。

喊聲震地如雷吼。
燈表火把滿山排。

馬元擡頭觀看。見山頂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馬上

傳盃兩邊將校。一片大叫。今夜馬元已落圈套。死無
葬身之地。馬元聽得大怒。躍身而起。提劍趕上山來。
及至山上來看。見火把一晃。不見了子牙。馬元睜睛
四下裡看時。只見山下四面八方。圍住山脚。只叫不
要走了馬元。馬元大怒。又趕下山來。又不見了。把馬
元往來跑上跑下。兩頭趕。只趕到天明。把馬元跑了
一夜。甚是艱難辛苦。肚中又餓了。深恨子牙。咬牙切
齒。恨不能即時拿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營。破了
西岐再處。馬元離了高山。往前纔走。只聽的山凹裡。
有人聲喚叫疼殺我了。其聲甚是淒楚。馬元聽得有
人聲叫喊。急轉下山坡。見茂草中。睡着一箇女子。馬
元問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師救命。馬
元曰。你是何人。叫。我怎樣救你。婦人答曰。我是民婦。
因回家看親。中途偶得心氣疼。命在旦夕。望老師或
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搭救殘喘。勝造七級浮屠。倘
得重生。恩同再造。馬元曰。小娘子。此處那里去尋熱
湯。你終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齋。實是一舉兩得。
女子曰。若救我全生。理當一齋。馬元曰。不是如此說。
我因趕姜子牙。殺了一夜。肚中其實餓了。量你也難
活。不若做個人情。化你與我貧道吃了罷。女人曰。老

師不可說戲話。豈有吃人的理。馬元餓急了。那裡由
分。趕上去。一脚踏住女人胸膛。一脚踏住女人大
腿。把劍割開衣服。現出肚皮。馬元忙將劍從肚臍內
刺將進去。一腔熱血滾將出來。馬元用手抄着血。連
吃了幾口。在女人肚子裡去摸心吃。左摸右摸。撈不
着。兩隻手在肚子裡摸。只是一腔熱血。併無五臟。馬
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裡撈。只見正南上梅花鹿
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怎見得。有讚爲證。讚曰。

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繫束絲絲。仙風道骨任
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十仙首曾
赴蟠桃。乘鸞跨鶴。在碧雲霄。天皇氏修仙養道。

話說馬元見文姝廣法天尊仗劍而來。忙將雙手掣
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長完了。把手長在裡面。欲待下
女人身子。兩隻脚也長在女人身上。馬元無法可施
莫能掙扎。馬元蹲在一堆兒。只叫老師饒命。文姝廣
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只聽得腦後有人叫曰。
道兄。劍下留人。廣法天尊回顧。認不得此人。是誰。頭
挽雙髻。身穿道服。面黃微鬚。道人曰。稽首了。廣法天
尊答禮。口稱道友。何處來。有甚事。見論道人曰。元來
道兄。認不得我。吾有一律。說出便知端的。

詩曰

大覺金仙不二時。

西方妙法祖菩提。

不生不滅三三行。

全氣全神萬萬慈。

空寂自然隨變化。

真如本性任爲之。

與天同壽莊嚴體。

歷劫明心大法師。

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准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諱。此人根行且重。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爲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咲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元光。真乃高明之客。

貧道謹領尊命。准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

惜五行修煉。枉費功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

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

喏喏。准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

尊。帶與子牙。准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且說廣法天

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處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

尊。將准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

與子牙。赤精子在傍。雙眉緊皺。對文殊廣法天尊曰。

如今殷洪。阻撓逆法。恐悞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

正話間。忽楊戩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聞報。忙

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携手上殿。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諭？慈航曰：專爲殷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尚有不忍。因子牙拜將日已近，恐誤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且言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苟章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姜尚會戰，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

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成湯營內，大砲响亮，殺聲大振。殷洪大隊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請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道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技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殷洪，大喝曰：殷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肢定成飛灰，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縱馬搖戟來取子牙。手中劍赴面相還，獸馬爭持，劍戟併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慌而逃。殷洪見子牙落慌而走，急忙趕來。隨後命劉甫、苟章率衆而來。這一回

正是。

前邊布下天羅網。

難免飛灰禍及身。

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殷洪，趕過東南，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點頭嘆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後休來怨我。忙把太極圖一抖，放開此圖，乃包羅萬象之寶，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殷洪馬趕至橋邊，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敢上橋來。與我見三合否？殷洪咲曰：連吾師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一撻，那馬上了此圖。有詩爲證。

詩曰

混沌未分盤古出。

太極傳下兩儀來。

四象無窮真變化。

殷洪此際喪飛灰。

話言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攢來。心想何事，其事卽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是有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朝歌，與父王相會。隨卽到了朝歌，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

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事。百事卽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痴。赤精子看着他師徒之情。數年慇懃。豈知有今日。不覺嗟嘆。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親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擡頭看時。呀。元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失聲曰。母親孩兒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姜娘娘曰。冤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而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爲飛灰。你今日上了太極圖。眼下要成灰燼之苦。殷洪聽說。急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望乞救命。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見何人叫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望老師慈悲。借得一綫之生。怎敢再滅前言。赤精子尚有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違。母得悞了他進封神臺時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太極圖一抖。卷在一處。拎着半晌。伏

一抖。太極圖開了。一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作飛灰去。一道靈竄進封神臺來了。有詩爲証。

詩曰

殷洪任信申公豹。

要伐西岐顯大才。

豈知數到皆如此。

魂遶封神臺畔哀。

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放聲哭曰。太華山。再無人養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爲疼心。慈航道人曰。道人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拔苦惱之人。殷洪事該如此。何必嗟嘆。二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餞東征。三道人別子牙回去不表。且言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入營中曰。稟元師。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劉甫。苟章。打聽不知所往。且說蘇侯暗與子蘇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劫營。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吾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贖前罪。此事不可遲悞。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殷洪。我等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黃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宮适巡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

蘇護的。忙下城進相府來。將書呈與姜丞相。子牙拆開觀看。書曰。

征西元戎冀州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護雖奉勅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急欲投戈麾下。執鞭役使。孰知天違人願。致有殷洪馬元。抗拒。今已投首。惟佐二鄭倫。執迷不悟。尚自屢犯天條。獲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勦強。誅逆。今特敬修尺一。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劫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見護虔誠至意。雖肝腦塗地。護之願畢矣。謹此上啓。蘇護九頓。

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冲左營。南宮适冲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劉甫苟章。回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于惡手。如今須得本上朝歌。面君請援。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諸人散入各帳房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裡知道。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

滿天張網等蛟龍。

話說西岐傍晚。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

伏。伺至二更時分。一聲砲响。黃飛虎父子兵冲進營來。併無遮擋。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适。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於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大戰在一處。難解難分。鄧九公冲左營。劉甫大呼曰。賊將慢來。南宮适進右營。正遇荀章。接住廝殺。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甫大戰。劉甫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于馬下。南宮适戰荀章。展開刀法。荀章招架不住。撥馬就逃。正遇黃天祥。不及隄防。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于馬下。二將靈魂已往封神臺去了。衆將官把一箇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鄭倫力抵衆將。不防鄧九公從傍邊將刀一蓋。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九公抓住袍帶。捲過鞍轡。往地正摔。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細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只到天明。子牙陞了銀安殿。聚將鼓响。衆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斬劉甫。擒鄭倫。南宮适回令。大戰荀章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敘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海內。不是

小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審禍福。擇主而仕。寧棄椒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羨。蘇護父子速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遜謝。言畢。子牙傳令把鄭倫推來。眾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鄭倫立而不跪。睜睛不語。有恨不能吞蘇侯之意。子牙曰。鄭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尙敢大廷抗禮。鄭倫大喝曰。無知匹夫。吾與爾身爲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誤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

命左右推去。斬訖號令。眾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啓丞相。鄭倫違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實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况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憐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侯。笑曰。吾知鄭將軍忠義。乃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耳。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令出府。至鄭倫面前。鄭倫見蘇侯前來。低首不語。蘇護曰。鄭將軍。你爲何迷而不悟。嘗言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國君無道。天愁

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歇。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誠待士。澤及無告。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授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告過姜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鄭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口。鄭將軍。非我苦苦勸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非其所。你說忠臣不事二君。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又是君失其道。便不可為民之父母。而殘

斯之人。稱為獨夫。今天人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况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徒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藝術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者。至此皆化為烏有。此豈人力為之哉。况子牙門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鄭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諛而已。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嘆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誤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屢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將。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量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

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錯用念頭。待我稟過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未將一番說。肯歸降。奈彼曾有小過。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咲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爲其主。今肯歸降。係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未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籌畫。今旣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將軍忠心義胆。不佞識之久矣。但紂王無道。自絕于天。非臣子之不忠。心于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當安心爲國母。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侯等。至殿內。朝見武王。行禮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啓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宣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土。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師。今卿等旣捨紂歸孤。暫住西土。孤于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爲商量。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雲集羣雄。不提。且言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殷洪乃紂王之子。豈得梁以違天論之。雖紂惡貫盈而殷洪罪不應此。豈得定報之如誓。當日殷洪等。既係封神榜有名之人。赤精子何不叫他不要下山。不是也。免得這番惡孽。此分明是赤精子送他上路。宜乎再無人上太華山。修行學業也。哭之何益。子獨怪慈航大士。不爲之解釋耳。

又批

鄭倫真有丈夫氣。舉其對子牙之語。勝蘇護十倍。蘇護此際當如何生活。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詩曰

槍攘兵戈日不寧。

生民塗炭自零星。

甘驅蒼赤填溝壑。

忍令脂膏實羽翎。

戰士有心勤國主。

彼蒼無意固皇扁。

只因大劫人多難。

致使西岐殺戮腥。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到朝歌城。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中大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按着看時。見蘇護已降岐周。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

真狗彘之不若。遂抱本入內庭。問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方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啓上天子。紂王聞奏。宣上樓。朝賀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奏爲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滿門叨其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紂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卿。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下樓。紂王宣蘇皇后。妲己在御屏後。已聽知此事。聞宣。竟至紂王御座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軟語。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惡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妲己之首。懸于都城。以謝天下。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乾剛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倖。正妾之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幸矣。道罷。將香肌伏在紂王膝上。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雨如注。紂王見妲己淚流滿面。嬌啼婉轉。真如帶雨梨花。啼春嬌。紂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

有損花容。縱朕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姐已謝恩。紂王次日。陞九間殿。聚衆文武曰。蘇侯叛朕歸周。情實痛恨。誰與孤代勞伐周。將蘇護併叛逆衆人。拿解朕躬。以正其罪。班中閃一大臣。乃上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謀。知人善任使。故所到者非敗則降。累辱天朝師帥。大爲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由。何以懲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于用兵。慎事慮謀。可堪斯任。庶幾不辱君命。紂王聞奏。大喜。卽命傳詔。齎發差官往三山關來。使命離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館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仔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案。跪聽開讀。詔勅。

詔曰。征伐雖在于天子。功成又在闕外元戎。姬發猖獗。大惡難驅。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司諫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振壯猷。毋負朕倚托之重。俟旋凱之日。朕決不食言。以吝此茅土之賞。爾其欽哉。特詔。

欽差官讀罷詔旨。衆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發回朝。

歌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佐二乃馬德。桑元。一路上人喊馬嘶。好人馬。一路上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
修竹漸扶蘇。芳艸連天碧。山花遍地鋪。
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何時了王事。

鎮日醉呼盧。

說言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饑冷渴飲。鞍馬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入行營。稟元帥前哨人馬。已至岐周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砲响。三軍呐喊。絞起中軍帳來。張山坐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將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之言甚善。姜尚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况吾師遠來。利在速戰。今且暫歇息軍士。吾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喏而退。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與衆門人共議拜將之期。命黃飛虎造大紅旗幟。不要襍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分五

色原爲按五方之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
擊之法。不得錯亂隊伍。若純是一色紅旗。則三軍不
知東南西北。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
中另有妙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將軍實不
知其故耳。紅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
地原自屬金。非借火煉寒金。豈能爲之有用。此正與
周之兆。然於旗上。另安號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
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能亂耳。又使敵軍一望生
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
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筭如神。子
牙又令辛甲造軍器。只見天下八百諸侯。又表上西
岐。請武王伐紂。會兵于孟津。子牙接表。與衆將官商
議。恐武王不肯行。衆人正遲疑問。只見探事官報入
相府來報。子牙曰。成湯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
是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
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此人乃
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
去交。遣鄧九公欠身。末將願往。領令出城。見一員戰
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得。打扮驍勇。有讚爲
証。讚曰。

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砌。大紅袍上繡團花。絲蠻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陣鏖鎗如猛鷲。攔山跳澗紫驊騮。斬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紂王憂。萬古留傳在史記。

話言鄧九公馬至軍前。看來者乃是錢保也。鄧九公大叫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紂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爲大將。寵任非輕。不思報本。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聞太師何如。况他也不過如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軍受苦。言罷。縱馬舞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坐鞍轡。征雲透九霄。急取壺中箭。忙拔紫金標。這一個興心安社稷。那一個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萬載把名標。真如一對狻猊鬪。不亞翻江兩怪蛟。

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十回合。錢保豈鄧九公對手。被九公回馬刀劈于馬下。梟首級進城。來見子

牙請令定奪。子牙大悅。記功宴賀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率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婢玉願隨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軍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事虧你。背恩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倒戈受縛。尚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大法。鄧九公曰。你既爲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諳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着體真乃人中之畜生耳。今紂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紂而歸周。天心人意可見。汝尚欲免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聞太師等枉送性命耳。可聽吾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弱救焚。上順天心。下耐民願。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免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假此無稽之言。惑世誣民。碎屍不足以盡其辜。搖鎗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鬥。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輕舉擊天手。生死在輪回。往來無定論。叱咤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

願願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纔兩下分開。

話言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戰張山不下。鄧嬋玉在後陣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敗進大營。鄧九公父子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話言張山失機進營。臉上着傷。心下甚是急燥。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中軍打稽手。張山欠身答禮。尊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

張將軍面上爲何着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藥餌敷搽。即時全愈。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翼仙也。特爲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此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砲响齊出城來。羽翼仙擡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着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

化。金吒對木吒。韋護對雷震子。楊戩與衆門人左右
排列。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
前。見對面一道者。生的形容古怪。尖嘴縮腮。頭挽雙
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頭挽雙髻。體貌輕揚。皂袍麻履。形異尋常。嘴如鷹
鷂。眼露兇光。葫蘆背上。劍佩身藏。蓬萊怪物。得道
無疆。飛騰萬里。時歇滄浪。名爲金翅。插號禽王。

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翼仙曰。請了。子牙
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尚。有何事分付。羽翼仙答
曰。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

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
拔吾羽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人。
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曾
會過幾次。我知道友跟底。或有人搬唆。或有甚失禮
得罪之處。我與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
道友請自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語。低頭暗思。此言夫
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
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斟酌。毋得再是如此造
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勒騎。哪吒聽
大怒。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眇視師叔。登開風火輪。

搖鎗就刺。羽翼仙唉曰。元來你仗這些孽障。竟敢於欺人。徹步持劍。相交鎗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槌。雙戰道人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刷來。土行孫倒拖鉞棍來打下三路。楊戩縱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裹。核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了得。先下手。祭乾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肩頭一皺。方欲抽身逃走。被黃天化回手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數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脛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吃虧。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衆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吃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挫。走進營來。張山接住。口稱老師。今日悟中奸計。老師反被他着傷。道人曰。不妨。吾不曾防備他。故此着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時全愈。羽翼仙謂張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到不肯傷衆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可取此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西岐一郡。化爲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却說子牙得勝。進麻與諸

既有慈悲念
如何起殺心

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說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西岐。把城廓罩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用瑠璃屏中三光神水。洒向北海水面之上。又命四偈諦神。把西岐城護定。不可晃動。正是。

人君福德安天下。

元始先差偈諦神。

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收去了酒。出了轅門。現了本像。乃大鵬金翅鵬。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爲証。讚曰。

二翅遮天雲霧迷。空中响唳似春雷。曾搨四海俱見底。吃盡龍王海內魚。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福德齊。羽翼根深歸正道。至今萬載把名題。

只見大鵬鵬飛在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腐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須之力。連四海頃刻搨乾。豈在此一海之水。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搨。有七八十搨。他不知此水。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搨越長。不見枯涸。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搨到五更天氣。那水差

不多。滄着大鵬鵬的脚。這一夜將氣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慚愧。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怒飛起來。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高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艷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團。門外蒼松。黛色叅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萬載得道仙子。果然不亞玄

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

話說大鵬鵬飛至山洞前。見一道人靠着洞邊。默坐羽翼仙尋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吃了。以爲克饑。再作道理。大鵬鵬方欲撲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鵬撲踢的。跌將下地來。道人揉眉擦目。言曰。你好沒禮。你爲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腹中餓了。借你克饑。不知道友仙術精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饑了。問吾一聲。我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非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離此二百里。有一山名爲紫雲崖。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在那里。

赴香齋。你速去。恐遲了不便。大鵬謝曰。承教了。把二翅飛起。霎時而至。卽現仙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童兒往來捧東西。與衆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請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童兒聽說。呀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如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偏我來。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遲了。東西已儘與衆位師父。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爲何事。在此爭論。童兒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里有了。故此閑講。那道人曰。童兒你看可有麪點心。否。童兒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却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忙把點心拿將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那童兒曰。老師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還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來。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個。正是

妙法無邊藏秘訣

今番捉住大鵬鵬。

話說羽翼仙吃飽了。謝過齋。復現本像。飛起往西岐來。復從那洞府過道人。還坐在那裡。望着大鵬鵬。把

手一指。大鵬鵬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
在滿地打滾。只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鵬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張山有大將之才。惜乎自不是子牙對手。只
這大鵬鵬也來。渾一場帳。併未曾得尺寸之
功。後反貪口腹。被擒畢竟是羽毛中品格。

又此
來伐西岐的。屢欲端箕子牙。每每被狂風簷
瓦報信。須至保全無事。卽此可卜天意豈是
人力所能強爲。可嘆殷郊殷洪。錯了念頭。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

詩曰

公豹存心至不良。紂王兩子喪疆場。

當初致使殷洪反。今日仍教太歲亡。

長舌惹非成個事。巧言招禍作何忙。

雖然天意應如此。何必區區話短長。

話言羽翼仙在地下打滾。只叫疼殺我也。這道人起
身。徐徐行至面前。問曰。你方纔去吃齋。爲何如此。大
鵬答曰。我吃了些麪點心。腹中作疼。道人曰。吃不着
吐了罷。大鵬當真的去吐。不覺一吐而出。有鷄子大。

白光光的。連綿不斷。就相一條銀索子。將大鵬的心肝鎖住。大鵬覺得異樣。及至扯時。又扯得心疼。大鵬甚是驚駭。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轉身。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大喝一聲。我把你這孽障。你認得我麼。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道人罵曰。你這孽障。姜子牙奉玉虛符命。扶助聖王。戡定禍亂。拯溺救焚。弔民伐罪。你爲何反起狼心。連我也要吃。你助惡爲虐。命黃巾力士。把這孽障。吊在大松樹上。只等姜子牙伐了。剗那時再放你。不遲。大鵬忙哀訴曰。老師大發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時愚昧。被傍人唆使。從今知過。再不敢正眼覷視。西岐燃燈曰。你左天。今時得道。如何大運。也不知真假。也不識。還聽傍人唆使。情真可恨。決難恕饒。大鵬再三哀告曰。可憐我千
年功夫。望老師憐憫。燃燈曰。你旣肯改邪歸正。須當拜我爲師。我方肯放你。大鵬連忙極口稱道曰。願拜老爺爲師。修歸正果。燃燈曰。旣然如此。待我放你。用手一指。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腹中。大鵬遂歸燃燈道人。往靈鷲山修行。不表。話分兩頭。且說九仙山桃園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只在洞中靜坐。保攝天和。不理外務。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

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命衆門徒須至西岐山。餞別東征。廣成子謝恩。打發白鶴童兒回玉虛去了。道人偶想起殷郊。如今子牙東征。把殷郊打發他下山。佐子牙東進五關。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一則可以捉妲己報殺母之深仇。忙問殷郊在那里。殷郊在殿後聽師父呼喚。忙至前殿。見師父行禮。廣成子曰。方今武王東征。天下諸侯相會孟津。共伐無道。正你報仇泄恨之日。我如今着你前去助周作前隊。你可去麼。殷郊聽罷。口稱老師曰。弟子雖是紂王之子。實與妲己爲仇。父王反信奸言。誅妻殺子。母死無辜。此恨時時在心。刻刻掛念。不能忘。今日老師大捨慈悲。發付弟子。敢不前往。以圖報効。真空生於天地間也。廣成子曰。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尋了兵器來。我傳你些道術。你好下山。殷郊聽說。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証。

門依雙輪日月。照耀一望山川。珠淵金井煖含烟。更有許多堪羨。疊疊朱樓畫閣。凝凝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

話說殷郊見石橋南伴。有一洞府。獸環朱戶。儼若王

公第宅。殿下自思。我從不曾到此。且過橋去。便知端的。來至洞前。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只見裡邊有一石几。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殷郊拈一個吃了。自覺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兒。不若一總吃了罷。剛吃了時。忽然想起來。尋兵器。如何在此。開玩。忙出洞來。過了石橋。及至回頭。早不見洞府。殿下心疑。不覺渾身骨頭响。左邊肩頭上。忽冒出一隻手來。殿下着忙。大驚失色。只見右邊又是一隻。一會兒忽長出三頭六臂。把殷郊只說得目瞪口呆。半晌無語。只見白雲童兒來道。叫曰。師兄。師父有請。殷郊這一

會。覺神思清爽。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獠牙多生。一目混混蕩蕩。來至洞前。廣成子拍掌笑曰。奇哉。奇哉。仁君有德。天生異人。命殷郊進洞。至桃園內。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言曰。你先下山。前至西岐。我隨後就來。道人取出番天印。落魂鍾。雌雄劍。付與殷郊。殷郊即時拜辭下山。廣成子曰。徒弟。你且住。我有一事對你說。吾將此寶。盡付與你。須是順天應人。東進五關。輔周武。與弔民伐罪之師。不可改了念頭。心下狐疑。有犯天遣。那時悔之晚矣。殷郊曰。老師之言。差矣。周武明德聖君。吾父荒淫昏虐。豈得錯認有辜師

訓弟子如改前言。當受錘鋤之厄。道人大喜。殷郊拜別師尊。正是。

殿下實心扶聖主。

只恐傍人起禍殃。

話說殷郊離了九仙山。借土遁往西岐前來。正行之間。不覺那遁光飄飄落在一座高山。怎見得好山。有讚爲証。讚曰。

冲天占地轉日生雲。冲天處。尖峰矗矗。占地處。遠脉迢迢。轉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八節常青。石磷磷。萬年千載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聽妖莽過。山禽聲咽咽。走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雀打陣攢羣。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菓應時新。雖然崎險不堪行。却是神仙來往處。

話言殷郊。纔看山巔險峻之處。只聽得林內一聲鑼响。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紅砂馬。金甲紅袍。三隻眼。捻兩根狼牙棒。那馬如飛奔上山來。見殷郊三頭六臂。也是三隻眼。大呼曰。三首者。乃是何人。敢來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別人。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千歲。爲何往此。白龍山。逕過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姜子牙。

話未曾了。又一人帶扇雲盔淡黃袍點鋼鎗白龍馬。面如傅粉。三絡長髯。也奔上山來。大呼曰。此是何人。藍臉的道。快來見殷千歲。那人也是三隻眼。滾鞍下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請千歲上山。至寨中相見。三人步行至山寨。進了中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校椅上納頭便拜。殷郊忙扶起。問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藍臉的應曰。末將姓溫。名良。那白面的。姓馬。名善。殷郊曰。吾看二位。一表非俗。俱負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紂。二人曰。千歲爲何反助周滅紂者何也。殷郊答曰。商家氣數已盡。周家王氣正盛。况吾父得十罪於天下。今天下諸侯應天順人。以有道伐無道。以無德讓有德。此理之常。豈吾家故業哉。溫良馬善曰。千歲興言及此。直以天地父母爲心。乃丈夫之所爲。如千歲者。鮮矣。溫良與馬善整酒慶喜殷郊。一面分付僕僮。改作周兵。放火燒了寨柵。隨即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馬。離了白龍山。往大路盡發。逕奔西岐而來。正是。

殷郊有意歸周主

只怕蒼天不肯從

殷郊正行。僕僮報啓千歲。有一道人騎虎而來。要見千歲。殷郊聞報。忙分付左右旗門官。令安下人馬。請

來相見。道人下虎進帳。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道人曰。吾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殿下往那里去。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師叔不義。拜將助他伐紂。道人咲曰。我問你紂王。是你甚麼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來。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亂倫忤逆之說。你父不義。龍歸滄海。你原是東宮。自當接成湯之胤。位九五之尊。承帝王之統。豈有反助他人。滅自己社稷。毀自己宗廟。此亘古所未聞者也。且你異日百年之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君。於在天之靈哉。我見你身藏奇寶。可安天下。形像可定乾坤。當從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誅無道周武。是爲長策。殷郊答曰。老師之言。雖是奈天數已定。吾父無道。理當以讓有德。况天心已順周主。當與吾何敢逆天哉。况姜子牙。有將相之才。仁德敷布于天下。諸侯無不響應。我老師曾分付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吾何敢有背師言。此事斷難從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動他。也罷。再犯他一場。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尚。有德他的德。在那裡。殷郊曰。姜子牙爲人。公平正直。禮賢下士。仁義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

從何得小視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彛倫，不戕人之天性，不妄殺無辜，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親固得罪于天下，可與爲讐。殿下之胞弟殷洪，聞說他也下山助周，豈意他欲邀已功，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無德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讐敵，吾爲殿下不取也。殷郊聞言大驚曰：老師此事可真。道人曰：天下盡知，難道吾有誑語。實對你說。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劄人馬，你只問他。如果殷洪無此事，你再進西岐不遲。如有此事，你當爲弟報讐。我今與

你再請一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

殷郊甚是疑惑，只得把入馬催動，逕往西岐。殷郊一

路上，沉吟思想：吾弟與天下無讐，如何將他如此處

治，必無此事。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我與姜

尚誓不兩立，必定爲弟報讐，再圖別議。人馬在路，非

止一日，來至西岐，果然有一枝人馬，打商湯旗號，在

此住劄。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裡去問，果是張山否話。

說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兩日不見回來。差人打

探不得實信。正納悶間，忽軍政官來報營外有一大

將，口稱請元帥接千歲大駕，不知何故。請元帥定奪。

張山聞報，不知其故，沉思殿下，久已失叻。此處是那裡來的，忙傳令。令來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元帥令將軍相見。溫良進營來，見張山打躬。張山問曰：將軍自何處而來？有何見諭？溫良答曰：吾奉殷郊千歲令旨，令將軍相見。張山對李錦曰：殿下久已失叻，如何此處反有殿下？李錦在傍曰：只恐是真元戎，可往相見，看其真偽。再作區處。張山從其言，同李錦出營來。至軍前，溫良先進營回話，對殷郊曰：張山到了。殷郊曰：令來，張山進營見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兇惡。左右立溫良馬善，都是三隻眼。張山問曰：啓殿下，是成湯那枚宗派？殷郊曰：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因將前事訴說一番。張山聞言，不覺大悅，忙行禮，口稱千歲。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張山答曰：二千歲因伐西岐，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殷郊聽罷，大叫一聲，昏倒在地。眾人扶起，放聲大哭。曰：兄弟果死于惡人之手，躍身而起。將令箭一枝折為兩段，曰：若不殺姜尚，誓與此箭相同。次日，殷郊親自出馬，坐名只要姜尚出來。報馬報入城中，進相府報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子牙傳令軍士排隊伍出城，砲聲响處，西岐門開。一對對英雄似虎。

一雙雙戰馬如飛。左右列各洞門人。子牙見對營門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騎。乃溫良馬善。各持兵器。哪吒暗笑。三人九隻眼。多了個半人。殷郊走馬至軍前。叫姜尚出來見我。子牙向前曰。來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緣故。應聲曰。彼自取死。與我何干。殷郊聽罷。大叫一聲。幾乎氣絕。大怒曰。好匹夫。尚說與你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將火尖鎗直取殷郊。輪馬相交。未及數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

風火輪來。黃天化見哪吒失機。催開了玉麒麟。使兩柄銀槌。敵住了殷郊。子牙左右救回哪吒。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鍾。殷郊搖動了鍾。黃天化坐不住鞍。韉跌將下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及至上了繩索。黃天化方知被捉。黃飛虎見子牙被擒。催開五色神牛來戰殷郊。也不答話。鎗戟併舉。又戰數合。搖動落魂鍾。黃飛虎也撞下神牛。早被馬善溫良捉去。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番天印。搖落魂鍾。恐傷了子牙。不當穩便。忙鳴金收回隊伍。子牙忙令軍士進城。坐在殿上。納悶楊戩上殿奏曰。師叔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

出來。子牙曰：有甚古怪？楊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如何反把於殷郊？子牙曰：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楊戩曰：殷洪之故事，師叔怎忘之乎？子牙方悟，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中軍，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殷郊問曰：你是何人？黃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張山在傍坐，欠身答曰：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他反了五關，投歸周武爲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彼自取死耳。殷郊聞言，忙下帳來，親解其索，口稱恩人。昔日若非將軍，焉能保有今日。忙問飛虎曰：此人是誰？黃飛虎答曰：此吾長子黃天化。殷郊急傳令也放了，因對飛虎曰：昔日將軍救吾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報前德。黃飛虎感謝畢，因問曰：千歲當時風刮去，却在何處？殷郊不肯說出根本，恐泄了機密。乃朦朧應曰：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在山學業。今特下山來報吾弟之仇。今日吾已報過將軍大德，倘後見戰，幸爲迴避。如再被擒，必正國法。黃家父子告辭出營，至城下叫門。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忙開城門放入。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盡言其事。子牙

大喜次日探馬來報。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去。充一
遭。傍有鄧九公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領令出府。上
馬提刀。開放城門。見一將白馬長鎗。穿淡黃袍。怎見
得

戴一頂扇雲冠。光芒四射。黃花袍。紫氣盤旋。銀葉
甲。輝煌燦爛。三股繚身後。交加白龍馬。追風趕日
杵。白鎗。大蟒頭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
無邪。

話說鄧九公大呼曰。來者何人。馬善曰。吾乃大將馬
善是也。鄧九公也不通姓名。縱馬舞刀飛來。直取馬

善鎗。劈面相迎。兩馬往還。殺有十二三回合。鄧九公

刀法如神。馬善敵不住。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

善的鎗。抓住腰間繚袍。於過鞍轡。往下一擡。生擒進

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將軍勝負如何。九公

曰。擒了一將。名喚馬善。今在府前。候丞相將令。子牙

命推來。少時將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懼。立而

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何不屈膝。馬善大咲罵曰。老

匹夫。你乃叛國逆賊。吾既被擒。要殺就殺。何必多說。

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斬訖報來。南宮适爲監斬官。推

至府前。只見行刑箭出。南宮适手起一刀。猶如割菜

一般正是。

鋼刀隨過隨時長。

如同切木一般同。

南宮适看見大驚，忙進相府回令曰：「啓丞相，異事非常。」子牙問曰：「有甚話說？」宮适曰：「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這邊過刀，那邊長完，不知有何幻術，請丞相定奪。」子牙聽報大驚，忙同諸將出府來，親見動手，也是一般，傍有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正中馬善，頭門只打的一派金光，就地散開。韋護收回杵，還是人形。衆門人大驚，只叫「古怪」。子牙無計可施，命衆門人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傍有哪吒、金木二吒、雷震子、黃

天化、韋護運動三昧真火，焚之。馬善乘火光一起，大呼曰：「吾去也。」楊戩看見火光中走了馬善，子牙心下不樂，各回府中商議不提。且言馬善走回營來，見殷郊盡言擒去，怎樣斬他，怎樣放火焚他，未將借火光而回。殷郊聞言大喜，子牙在府中沉思，只見楊戩上殿對子牙曰：「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看是如何。」二則再往終南山見雲中子師叔，去借照妖鑑來，看馬善是甚麼東西，方可治之。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逕往九仙山來，不一時，頃刻已至桃園洞來，見廣成子楊戩行禮，口稱師叔。廣成子曰：「前日令殷

郊下山到西岐同子牙伐紂。好三首六臂麼。候拜將日。再來囑他楊戩曰。如今殷郊不伐朝歌。反伐西岐。把師叔的番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橫行狂暴。弟子奉子牙之命。特來探其虛實。廣成子聞言大叫。這畜生有背師言。定遭不測之禍。但吾把洞內寶珍盡付與他。誰知今日之變。叫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來。楊戩離了九仙山。逕往終南山來。須臾而至。進洞府見雲中子行禮。口稱師叔。今西岐來了一人名曰馬善。誅斬不得。水火亦不能傷他。不知何物作怪。特借老師照妖鑑一用。俟除此妖邪。卽當奉上。雲中子聽

說卽將寶鑑付與楊戩。楊戩離了終南山往西岐來。至相府。參謁子牙。子牙問曰。楊戩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此事如何。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次明日可會馬善。出次日楊戩上馬提刀來營前請戰。坐名只要馬善出來。探馬報入中軍。殷郊命馬善出營。馬善至軍前。楊戩暗取寶鑑照之。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裡面晃。楊戩收了寶鑑。縱馬舞刀直取馬善。二馬相交。刀鎗併舉。戰有二三十回合。楊戩撥馬就走。馬善不趕回營。來見殷郊回話。與楊戩交戰。那廝敗走。未將不去趕他。

殷郊曰。知己知彼。此是兵家要訣。此行是也。且言楊戩回進相府來。子牙問曰。馬善乃何物作怪。楊戩答曰。弟子照馬善。乃是一點燈頭兒。不知詳細。傍有韋護曰。世間有三處。有三盞燈。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玉虛宮。有一盞燈。靈鷲山。有一盞燈。莫非就是此燈。作怪。楊道兄可往三處一看。便知端的。楊戩忻然欲往。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先往玉虛宮而來。架着土遁而交。正是

風聲响處行千里

一飯功夫至玉虛

話說楊戩自不曾至崑崙山。今見景致非常。只得玩賞。怎見得。

玲樓玉閣。上層崑崙峯。谷壑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依稀。兩道傍。霞光縹緲。采色飄飄。朱欄碧檻。畫棟雕簷。談經香滿座。靜閉月當窓。鳥鳴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時不泄奇花草。金殿門開射赤光。樓臺隱現祥雲裡。玉磬金鐘聲韻長。珠簾半捲。爐內烟香。講動黃庭方。入聖萬仙總領鎮東方。

話說楊戩至麒麟崖。看罷崑崙景致。不敢擅入。立于宮外。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楊戩上前施

禮口稱師兄。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着。白鶴童兒答曰。點着哩。楊戩自思。此處點着。想不是這裡。且往靈鷲山去。彼時離了玉虛。逕往靈鷲山來。好快正是。

架霧騰雲仙體輕。

玄門須仗五行行。

週遊寰宇須臾至。

纔離崑崙又玉京。

楊戩進元覺洞。倒身下拜。口稱老師弟子楊戩。拜見。燃燈問曰。你來做甚麼。楊戩答曰。老爺面前的琉璃燈滅了。道人擡頭看見。燈滅了。呀的一聲。這孽障走了。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燃燈曰。你先去。我隨即就來。楊戩別了燃燈。借土遁。逕歸西岐。至相府。來見子牙。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燃燈老師隨後就來。子牙大喜。正言之間。門官報。廣成子至。子牙迎接。至殿前。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貧道不知有此大變。豈意殷郊反了。念頭吾之罪也。待吾出去。招他來見。廣成子隨即出城。至營前。大呼曰。傳與殷郊。快來見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申公豹與子牙有甚麼讐隙。五次三番。邀請十洲三島。兇神惡煞。來伐西岐。不知殺害多

少生靈。畢竟與子牙無損。徒自送了這許多人。這不是與子牙為讐。是與眾人為讐耳。

又批

紂王兩個兒子被申公豹一場巧言浪語都送在極慘的死地。此正不是為紂實。所以書紂所謂自滅自滅。還自滅耳。大抵今人作惡還自身受。正是天道恰好主張。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詩曰

離宮原是火之精。

配合干支在丙丁。

烈火焚山情更惡。

流金爍海勢偏橫。

在天列曜人君畏。

入地藏形萬姓驚。

不是羅宣能作難。

只因西土降仙卿。

話說探馬報入中軍。啓千歲有一道人請千歲答話。殷郊暗想。莫不是吾師來此。隨即出營。果然是廣成子。殷郊在馬上欠背言曰。老師弟子甲冑在身。不敢叩見。廣成子見殷郊身穿王服。大喝曰。畜生。不記得

山前是怎樣話。你今日爲何改了念頭。殷郊泣訴曰。老師在上。聽弟子所陳。弟子領命下山。又收了溫良馬善。中途遇着申公豹。說弟子保紂伐周。弟子豈肯有負師言。弟子知吾父殘虐不仁。肆行無道。因得罪于天下。弟子不敢有違天命。只吾幼弟。又得何罪。竟將太極圖。把他化作飛灰。他與你何讐。遭此慘死。此豈有仁心者所爲。此豈以德行在之主言之痛心刺骨。老師反欲我事讐。是誠何心。殷郊言罷。放聲大哭。廣成子曰。殷郊。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有隙。他是犯你之言。不可深信。此事乃汝弟自取。實是天數。殷郊

曰。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吾弟之死。又是天數。終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極圖中去。尋此慘酷。極刑。老師說得好笑。今兄存弟亡。實爲可憐。老師請回。俟弟子殺了姜尚。以報弟仇。再議東征。廣成子曰。你可記得。發下的誓言。殷郊曰。弟子知道。就受此厄。死也甘心。決不願獨自偷生。廣成子大怒。喝一聲。伏劍來取殷郊。用戟架住。老師沒來由。你爲姜尚。與弟子變顏。實係偏心。倘一時失禮。不好看相。廣成子又一劍劈來。殷郊曰。老師何苦爲他人。不顧自己天性。則老師所謂天道。人道。俱是矯強。廣成子曰。此是天數。你自不

悔悟違背師言必有殺身之禍復又一劍砍來殷郊急得滿面通紅曰師父你既無情偏執已見自壞手足弟子也顧不得了乃發手還一戟來師徒二人戰未及四五合殷郊祭番天印打來廣成子着慌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正是

番天印傳殷殿下

豈知今日打師尊

話言廣成子回相府子牙迎着見廣成子面色不似平日忙問今日會殷郊詳細廣成子曰彼被申公豹說反吾再三苦勸彼竟不從是吾怒起與他交戰那孽障反祭番天印來打我吾故此回來再作商議子

牙不知番天印的利害正說之間門官報燃燈老爺來至二人忙出府迎接至殿前燃燈對子牙曰連君的琉璃也來尋你一番俱是天數子牙曰該尚如此理當受之燃燈曰殷郊的事大馬善的事小待吾先收了馬善再做道理乃謂子牙曰你須得如此如此方可收服子牙俱依此計次日子牙單人獨騎出城坐名只要馬善來見我左右報馬報入中軍啓年歲爺姜子牙獨騎出城只要馬善出戰殷郊自思昨日吾師出城見我未曾取勝今日令子牙單騎出城要馬善必有緣故且令馬善出戰看是何如馬善得令

於鎗上馬出轅門也不答話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
赴面相迎未及數合子牙也不歸營望東南上逃走
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隨後趕來未及數射之地
只見柳陰之下立着一個道人讓過子牙當中阻住
大喝曰馬善你可認得我馬善只推不知就一鎗來
刺燃燈袖內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那琉璃望下掉
來馬善擡頭看見及待躲時燃燈忙令黃巾力士可
將燈焰帶回靈鷲山去正是

仙燈得道現人形

反本還元歸正位

話言燃燈收了馬善令力士帶上靈鷲山去了不提
且說探馬來報入中軍啓千歲馬善追趕姜尚只見
一陣光華止有戰馬不見了馬善未敢擅專請令定
奪殷郊聞報心下疑惑隨傳令點砲出營定與子牙
立決雌雄只見燃燈收了馬善方回來與廣成子共
議殷郊被申公豹說反如之奈何正說之間探馬報
入相府有殷殿下請丞相答話燃燈曰子牙公你去
得你有杏黃旗可保其身子子牙忙傳令同衆門人出
城砲聲响亮西岐門開子牙一騎當先對殷郊言曰
殷郊你負帥命難免鋌鋤之厄及早投戈免得自悔
殷郊大怒見了讐人切齒咬牙大罵匹夫把吾弟化

爲飛灰。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搖戟，直取子牙。子牙仗劍迎之。戟劍交加，大戰龍潭虎穴。且說溫良走馬來助。這壁廂哪吒登開風火輪，接住交兵。兩下裡只殺得

黑靄靄雲迷白日，鬧攘攘殺氣遮天。鎗刀劍戟，奮征烟闊。斧猶如閃電，好勇的成功。建業特強的努力，當先爲明君不怕就死。報國恩欲把身捐，只殺得一團白骨現青天。那時節方纔收軍罷戰。

且說溫良祭起白玉環來打哪吒，不知哪吒也有乾坤圈也祭起來。不知金打玉，打得紛紛粉碎。溫良去叫一聲傷吾之寶，怎肯干休。又戰哪吒，被哪吒一金

磚正中後心，打得往前一滉，未曾閃下馬來。方欲逃回，不意被楊戩一彈子穿了肩頭，跌下馬去。死于非命。殷郊見溫良死于馬下，忙祭番天印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便有萬道金光，祥雲籠罩。又現子牙白蓮，謹護其身。把番天印區得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子牙隨祭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翻筋斗落下馬去。楊戩及上前欲斬首級。有張山李錦二騎突出，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子牙竟獲全勝，進城燃燈與廣成子共議曰：番天印難治，況且子牙弄將已近。恐

候吉辰罪歸于你。廣成子告曰：老師爲我設一謀。如何除得此惡。燃燈曰：無籌可治。奈何奈何。且說殷郊着傷。逃回進營。納悶鬱鬱不喜。且說轅門外來一道人。戴魚尾冠。面如重棗。海下赤髯。紅髮三目。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烟駒。道人下騎。叫報與殷殿下。吾要見他。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千歲。外邊有一道者求見。殷郊得令請來。少時道人。行至帳前。殷郊看見。忙降階迎接。見道人紅面英雄。其形甚惡。彼此各打稽首。殷殿下忙欠身。答曰：老師可請上坐。道人亦不謙讓。隨時坐下。殷郊曰：老師高姓大名。何處名山洞府。道人

答曰：貧道乃火龍島昇焰仙羅宣是也。因申公豹相邀。特來助你一臂之力。殷郊大悅。治酒款待。道人曰：吾乃是齋。不用葷。殷郊命治素酒。相待不提。一連在軍中。過了三四日。也不出去。會子牙。殷郊問曰：老師既爲我而來。爲何數日。不會子牙。一陣。道人曰：我有一道友。他不曾來。若要來時。我與你定然成功。不用殷下費心。且說那日。正坐轅門。官軍來報。有一道者來訪。羅宣與殷郊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者。黃臉虬鬚。身穿皂服。徐步而來。殷郊乃出帳迎接。進帳行禮。尊於上坐。道人坐下。羅宣問曰：賢弟爲何來遲。道人

封神演義卷十三
曰。因攻戰之物未完。故此來遲。殷郊對道人曰。請問道長高姓大名。道人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劉環是也。殷郊傳令。沿酒管待。次早二位道人出營。來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馬忙報入相府。啓丞相。有二位道人。請丞相爺答話。子牙隨即同衆門人出城。排開隊伍。只見催陣鼓响。對陣中有一道者。生得甚是兇惡。怎見得。

魚尾冠。純然烈焰。大紅袍。片片雲生。絲絛懸赤色。麻履長紅雲。劍帶星星火。馬如赤爪龍。面如血淡紫。鋼牙暴出唇。三目光輝觀宇宙。火龍島內有聲

名。

話說子牙對諸門人曰。此人一身赤色。連馬也是紅的。衆弟子曰。截教門下。古怪者甚多。話未畢。羅宣一騎馬當先。大呼曰。來者可就是姜子牙。子牙答曰。道兄不才。便是。不知道友是何處名山。那裡洞府。羅宣曰。吾乃火龍島。洞中仙。羅宣是也。吾今來會你。只因你倚仗玉虛門下。把吾輩背後甚是耻辱。吾故到此。與你見一個雌雄。方知二教自有高低。非在於口舌爭也。你那左右門人。不必向前。料你等不過毫末道行。不足爲能。只我與你比個高下。道罷。把赤烟駒催

開使兩口飛烟劍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遮。
二獸盤旋未及數合。哪吒登開風火輪。搖鎗來刺羅
宜。傍有劉環躍步而出。抵住哪吒。大抵子牙的門人
多。不由分說。揚戩舞三尖刀。冲殺過來。黃天化使開
雙鎚也來助戰。雷震子展開二翅。飛起空中。將金棍
刷來。土行孫使動鎊頭。就打四面八方。圍襲上來。羅宜
綽步。使降魔杵劈頭就打。四面八方。圍襲上來。羅宜
見子牙衆門人。不分好歹。一湧而上。抵擋不住。忙把
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首六臂。一手執照天印。
一手執五龍輪。一手執萬鴉壺。一手執萬里起雲烟。

隻手使飛烟劍。好利害。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赤寶丹天降異人。渾身上下烈烟燻。離宮煉就非
凡品。南極熬成迥出羣。火龍島內修真性。焰氣聲
高氣似雲。純陽自是三昧寶。烈石焚金惡煞神。

話說羅宜現了三首六臂。將五龍輪一輪。把黃天化
打下玉麒麟。早有金木二吒。救回去了。揚戩正欲暗
放哮天犬。來傷羅宜。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
中打來。把羅宜打得幾乎翻下。赤烟駒子來。哪吒戰
住了劉環。把乾坤圈打來。只打得劉環三昧火冒出。
俱大敗回營。張山在轅門觀看。見岐周多少門人祭

無窮法寶。一個勝如一個。心中自思。久已後滅紂者。必是子牙一輩。心中甚是不悅。只見羅宣失利回營。張山接住慰勞。羅宣曰。今日不防姜尚。打我一鞭。吾險些兒墜下騎來。忙取葫蘆中藥餌。吞而治之。羅宣對劉環曰。這也是西岐一郡衆生。該當如此。非我定用此狠毒也。道人咬牙切齒。正是。

山紅土赤須臾了。

殿閣樓臺化作灰。

話言羅宣在帳內。與劉環議曰。今夜把西岐打發他乾乾淨淨。免得費我清心。劉環道。他既無情。理當如此。正是子牙災難至矣。子牙只知得勝回兵。那知有此一節。不意時至二更。羅宣同劉環借着火遊。來看赤烟駒把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此萬里起雲烟。乃是火箭。及至射進西岐城內。可憐東西南北各處火起。相府皇城。到處生烟。子牙在府內。只聽的百姓吶喊之聲。振動華岳燃燈。已知道了。與廣成子出靜室看火。不提。怎見得好火。

黑烟漠漠。紅焰騰騰。黑烟漠漠。長空不見半分毫。紅焰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初起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千千火塊。羅宣切齒。逞雄威。腦了劉環。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燧人鑽木。熱油門上。

飄絲勝似那老子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
有意行兇。不去弭災。返行助虐。風隨火勢。焰飛有
千丈餘高。火逞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兵兵兵。
如同陣前砲响。轟轟烈烈。却似羅鼓齊鳴。只燒得
男啼女哭。叫黃天。抱女携兒。處處妻子牙。總有
妙法不能施。周武王。德政天齊。難逃避。門人雖有
各自保守其軀。大將英雄。盡是徕。跑鼠竄。正是災
來難道無情火。慌壞青鸞斗闕仙。

話說武王聽得各處火起。連宮内生烟。武王跪在丹
堦告祈。后土皇天曰。姬發不道。獲罪于天。降此大厄。

何累于民。只願上天將姬發盡戶滅絕。不忍萬民遭
此災厄。俯伏在地。放聲大哭。且說羅宣將萬鴉壺開
了。萬隻火鴉飛騰入城。口內噴火。翅上生烟。又用數
條火龍。托五龍輪架在當中。只見赤烟駒四蹄生列
焰。飛烟寶劍長紅光。如有石墻石壁。燒不進去。又有
劉環接火。頃刻齊休。晝閣靡樛。即時崩倒。正是。

武王有福逢此厄。

自有高人滅火時。

話言羅宣正燒西岐。來了鳳凰山青鸞斗闕的龍吉
公主。乃是昊天上帝親生。瑤池金母之女。只因有念
思凡。貶在鳳凰山青鸞斗闕。今見子牙伐紂。也來助

一臂之功。正值羅宣來燒西岐娘娘，就假此好見子牙。須臾青鸞來至，遠遠的只見火內有千萬火鴉，忙叫碧雲童兒將霧露乾坤網撒開，往西岐火內一罩。此寶有相生相克之妙，霧露者乃是真水，水能克火，故此隨即息滅。即時將萬隻火鴉盡行收去。羅宣正放火亂燒，忽不見火鴉，往前一看，見一道姑戴魚尾冠，穿大紅降綃衣。羅宣大呼：「乘鸞者乃是何人，敢滅吾之火。」公主咲曰：「吾乃龍吉公主是也，你有何能，敢動惡意，有逆天心來害明君，吾特來助陣，你可速回。」母取滅亡之禍，羅宣大怒，將五龍輪劈面打來，公主咲曰：「我知道你只有這些伎倆，你可儘力發來，乃怕取四海瓶，持在手中，對着五龍輪，只見一輪竟打在瓶裡去了。火龍進入于海內，焉能濟事。」羅宣大叫一聲，把萬里走雲烟射來，公主又將四海瓶收住去了。劉環大怒，脚踏紅焰，仗劍來取。公主把臉一紅，將二龍劍望空中一丟。劉環那里經得起，隨將劉環斬于火內。羅宣忙現三首六臂，祭照天印，打龍吉公主，公主把劍一指，此印落于火內。又將劍丟起去，羅宣情知難拒，揆赤烟駒就禿。公主再把二龍劍丟起，正見赤烟駒後，雙赤烟駒自倒，將羅宣撞下。

而逃。公主忙施雨露，且救了西岐火焰。好見子牙怎見得好雨。有讚爲証讚曰：

瀟瀟洒洒密密沉沉，瀟瀟洒洒如天邊墜落明珠。
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滾浪，初起時如拳大小，次
後來甕潏盆傾，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漲萬條
銀。西岐城內看看滿，低凹池塘漸漸平。真是武王
有福，高門以倒瀉天河往下傾。

話言龍吉公主施雨救滅西岐火焰，滿城民人齊聲
大叫曰：武王洪福齊天，普施恩澤，吾等皆有命也。合
城大小歡聲震地。一夜天翻地沸，百姓皆不得安生。

武王在殿內祈禱，百官帶雨問安。子牙在相府神魂
俱不附體。只見燃燈曰：子牙憂中得吉，就有異人至
也。貧道非是，不知吾若是來治此火，異人必不能至。
話言未了，有楊戩報入府來啓師叔。有龍吉公主來
至。子牙忙降階迎迓上殿。公主見燃燈，廣成子在殿
上，公主打稽手，口稱道：兄請了。子牙忙問燃燈曰：此
位何人？公主忙答曰：貧道乃龍吉公主，有罪于天，方
纔羅宣用火焚燒西岐，貧道今特到此間，用些須小
法術救滅此火。特佐子牙東征，會了諸侯，有功于社
稷，可免罪愆，得再回瑤池耳。真不負貧道下山一場。

子牙大喜，乍分付侍兒，打點焚香淨室，與公主居住。西岐城內，這一場嚷鬧，大是利害，乃收拾宮闈府第，不表。且說羅宣敗走一山，喘息不定，倚松靠石，默坐沉思。今日把這些寶貝，一旦失與龍言公主，此恨怎消。正愁恨時，話由未了，只聽得腦後有人作歌而

歌曰

曾做秦秦寒士，不去奔波朝市，宦情收起，打起，打
泉，裏高山採紫芝，溪邊理釣絲，洞中戲耍閒
庭字，把酒曛然，長歌腹內詩，識時扶王立帝基，
機羅宣今日危。

曰吾乃

五關

吾無有進見之

敵一功羅宣大怒躍

身而起，將寶劍來取。二人交鋒，不知性命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總批

廣成子畢竟被殷郊數語壓倒，沒得回他，紂
雖得罪于天下，於其子何辜。大抵廣成子，俱
局于數術，定要送他。弟兄兩個性命，多惹此

一番鬪爭。與申公豹何干

又批

羅宣放火燒城。使滿城鼎沸。衆生無所措手。足幸得龍吉公主來救滅。燃燈此時反說現成話。真可謂道人會打誑語。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詩曰

鞞鼓頻催日已西。

殷郊此日受犁鋤。

翻天有印皆淪落。

離地無旗孰可棲。

空負肝腸空自費。

浪留名節浪爲題。

可憐二子俱如誓。

氣化清風鬼伴泥。

話說李靖大戰羅宣。戟劍相交。由如虎狼之狀。李靖祭起。按三十三天黃金寶塔。乃大呼曰。羅宣。今日你難逃此難矣。羅宣欲待脫身。怎脫此厄。只見此塔落將下來。如何存立。可憐正是。

封神臺上有坐位

道術通天難脫逃。

話言黃金塔落將下來。正打在羅宣頂上。只打得腦漿迸流。一靈已奔封神臺去了。李靖收了寶塔。借土遁往西岐時刻而至。到了相府前。有木吒看見父親來至。忙報與子牙。弟子父親李靖等令。燃燈對子牙曰。乃是吾門人。曾爲紂之總兵。子牙聞之大喜。忙令相見畢。且說廣成子見殷郊阻兵于此。子牙拜將又近。問燃燈曰。老師。如今殷郊不得退。如之奈何。燃燈曰。番天印利害。除非取了玄都離地焰光旗。西方取了青蓮寶色旗。如今止有了玉虛杏黃旗。殷郊如何伏得他。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廣成子曰。弟子愿往。玄都見師伯。走一遭。燃燈曰。你速去。廣成子借縱地金光法。往玄都來。不一時。來至八景宮。玄都洞。真好景致。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金碧輝煌珠玉燦爛。菁葱婆娑。蒼苔欲滴。仙鸞仙鶴成羣。白鹿白猿作對。香烟縹緲。冲霄漢。彩色氤氳。瑤碧空。霧縷隱樓臺。重重疊疊。霞盤殿閣。紫陰陰。祥光萬道。臨福地。瑞氣千條。照洞門。大羅宮內。金鐘响。八景宮開。玉磬鳴。開天闢地。神仙府。總是玄都

第一重

話說廣成子至玄都洞不敢擅入。等候半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來。廣成子上前稽首。口稱道兄。煩啓老師弟子求見。玄都大法師至蒲團前啓曰。廣成子至此求見老師。老子曰。廣成子不必着他進來。他來是要離地。焰光旗你將此旗付與他去罷。玄都大法師隨將旗付與廣成子曰。老師分付你去罷。不要進見了。廣成子感謝不盡。將旗高捧離了玄都。逕至西岐。進了相府。子牙接見拜了焰光旗。廣成子又往西方極樂之鄉來。縱金光。一日到了西方勝境。此崑崙山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讚爲証。讚曰。

寶焰金光映日明。異香奇彩更微精。七寶林中無窮景。八德池邊落瑞瓊。素品仙花人罕見。笙簧仙樂耳根清。西方勝界真堪羨。真乃蓮花瓣裏生。

話說廣成子站立多時。見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那童子煩你通報一聲。說廣成子相訪。只見童子進去。不一時童子出來。道有請。廣成子見一道人身高丈六。面皮黃色。頭挽抓髻。向前稽首。分賓主坐下。道人曰。道兄乃玉虛門下。久仰清風。無緣會晤。今幸至此。實三生有緣。廣成子謝曰。弟子因犯殺戒。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將日期。今特至此。求借青蓮寶色旗。以

破殷郊。好佐周主東征。接引道人曰。貧道西方。乃清淨無爲。與貴道不同。以花開見我。我見其人。乃蓮花之像。非東南兩度之容。此旗恐惹紅塵。不敢從命。廣成子曰。道雖二門。其理合一。以人心合天道。豈得有兩南北東西共一家。難分彼此。如今周王是奉玉虛符命。應運而興。東西南北。總在皇王水土之內。道兄怎言西方。不與東南之教同。古語云。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元來是一家。接引道人曰。道友言雖有理。只是青蓮寶色旗。染不得紅塵。奈何。奈何。二人正論之間。後邊來了一位道人。乃是準提道人。打了稽首。同坐下。準提曰。道兄此來。欲借青蓮寶色旗。西岐山破殷郊。若論起來。此寶借不得。如今不同。亦自有說。乃對接引道人曰。前番我曾對道兄言過。東南兩度有。三千大千紅氣沖空。與吾西方有緣。是我入德池中。五百年花開之數。西方雖是極樂。其道何日得行於東南。不若借東南大教兼行吾道。有何不可。況今廣成子道兄又來。當得奉命接引道人。聽準提道人之言。隨將青蓮寶色旗。付與廣成子。廣成子謝了二位道人。離西方。望西岐而來。正是。

只爲殷郊逢此厄

纔往西方走一遭

話說廣成子離了西友不一日。來到西岐。進相府。來見燃燈。將西方先不肯借旗。被準提道人說了。方肯的話。說了一遍。燃燈曰。事好了。如今正南用離地焰光旗。東方用青蓮寶色旗。中央用杏黃戊己旗。西方少素色雲界旗。單讓北方與殷郊交。方可治之。廣成子曰。素色雲界旗。那里有。衆門人都想。想不起來。廣成子不樂。衆門人俱退。土行孫來到內裏。對妻子鄧嬋玉說。平空殷郊伐西岐。費了許多的事。如今還少素色雲界旗。不知那里有。只見龍吉公主。在靜室中聽見。忙起身來。問土行孫曰。素色雲界旗。是我母親

那裡有此旗。一名雲界。一名聚仙。但赴瑤池會。將此旗拽起。羣仙俱知道。卽來赴瑤池勝會。故曰聚仙旗。此旗別人去不得。須得南極仙翁。方能借得來。土行孫聞說。忙來至前殿。見燃燈道人曰。弟子回內室。與妻子商議。有龍吉公主。聽見彼言。此旗乃西王母處有名。名曰聚仙旗。燃燈方悟。隨命廣成子往崑崙山來。廣成子縱金光至玉虛宮。立於麒麟崖。等候多時。有南極仙翁出來。廣成子把殷郊的事說了一遍。南極仙翁曰。我知道了。你且回去。廣成子回西岐。不表。且說南極仙翁。卽忙收拾。換了朝服。繫了玳瑁玉珮。手

執朝笏。離了玉虛宮。足踏祥雲。飄飄蕩蕩。鶴駕先行
引導。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祥雲托足上仙行。

跨鶴乘鸞上玉京。

福祿並稱爲壽曜。

東南常自駐行旌。

話說南極仙翁來到瑤池。落下雲頭。見朱門緊閉。玉
珮無聲。只見瑤池那光景。甚是稀奇。怎見得有讚
爲証。讚曰。

頂摩霄漢。脉排須彌。巧降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
瑤艸琪花。山徑傍紫芝之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

似火焰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蒼烟捧玉。彩
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
鸞對對。迎風躍舞。世間稀。又見黃鄧鄧。瑠璃瓦。疊
鴛鴦。明幌幌。錦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是
蓋官珍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瓊樓雲光
殿上長金霞。聚仙亭下生紫霧。正是金闕堂中仙
樂動。方知紫府是瑤池。

話說南極仙翁俯伏金墀。口稱小臣。南極仙翁奏聞
金母。應運聖主。鳴鳳岐山。仙臨殺戒。垂象上天。因三
教並談。奉玉虛符命。按三百六十五度封神八部。雷

火瘟斗。羣星列宿。今有玉虛副仙廣成子。門人殷郊。有負師命。逆天叛亂。殺害生靈。阻撓姜尚。不能前往。恐誤拜將日期。殷郊發誓。應在西岐。而受鏢鋤之厄。今奉玉虛之命。特懇聖母。恩賜聚仙旗下。至西岐。治殷郊。以應願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疏小臣南極仙翁具奏。俯伏少時。只聽得仙樂一派。怎見得。

玉殿金門兩扇開。

樂聲齊奏下瑤臺。

鳳啣丹詔離天府。

玉勅金書降下來。

話說南極仙翁俯伏玉階。候降勅旨。只聞樂聲隱隱。金門開處。有四對仙女。高捧聚仙旗。付與南極仙翁。曰。勅旨付南極仙翁。周武當有天下。紂王穢德彰聞。應當絕滅。正合天心。今特勅爾聚仙旗。前去以助周邦。毋得延緩。有褻仙寶。速往欽哉。望闕謝恩。南極仙翁謝恩畢。離了瑤池。正是。

周主洪基年八百。

聖人金闕借旗來。

話說南極仙翁離了瑤池。逕至西岐。有揚戩報人相府。廣成子焚香接勅。望闕謝恩畢。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共言殷郊之事。仙翁曰。子牙。言辰將至。你等可速破了殷郊。我暫且告回。衆仙送仙翁回宮。燃燈曰。今有聚仙旗。可以擒殷郊。只是還少兩三位。可

助成功。話由未了。哪吒來報。赤精子來至。子牙迎至殿前。廣成子曰。我與道兄一樣。遭此不肖弟子。彼此嗟嘆。又報文殊廣法天尊來至。見了子牙。口稱恭喜。子牙答曰。何喜可賀。連年征伐無休。日不能安食。夜不得安寢。怎能得靜坐蒲團。了悟無生之妙也。燃燈道。今日煩文殊道友。可將青蓮。黃色旗往西岐山。雲地駐劄。赤精子用離地焰光旗。岐山離地駐劄。申央戊巳。乃貧道鎮守。西方聚仙旗。須得武王親自駐劄。子牙曰。這個不妨。隨即請武王至相府。子牙不提。起擒殷郊之事。只說是請大王往岐山退兵。老臣同往。武王曰。相父分付。孤自當親往。話說子牙掌聚將鼓。令黃飛虎領令箭。冲張山大轅門。鄧九公冲左糧道門。南宮适冲右糧道門。哪吒楊戩在左。韋護雷震在右。黃天化在後。金木二吒李靖父子三人掠陣。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裡捉金烏。

子牙分付停當。先同武王往岐山。安定西方地位。且說張山李錦見營中殺氣籠罩。上帳見殷郊言曰。千歲我等駐師在此。不能取勝。不如且回兵朝歌。再圖後舉。千歲意下如何。殷郊曰。我不曾奉旨而來。待吾

修本。先往朝歌。求援兵來至。料此一城。有何難破。張
山口。姜尚用兵如神。兼有玉虛門下甚衆。亦不是小
敵耳。殷郊曰。不妨。連吾師也。懼吾番天印。何況他人。
三人共議。至抵暮。有一更時分。只見黃飛虎帶領一
枝人馬。點砲吶喊。殺進轅門。真是父子兵。一擁而進。
不可抵擋。殷郊還不曾睡。只聽得殺聲大振。忙出帳
上馬。拎戟。掌起燈籠火把。燈光內。只見黃家父子殺
進轅門。殷郊大呼曰。黃飛虎。你敢來劫營。是自取死
耳。黃飛虎曰。奉將令。不敢有違。搖鎗直取。殷郊手中
戟。急架。忙迎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等。一裹而來。將
殷郊圍在垓心。只見鄧九公帶領副將太密。鄧秀。趙
昇。孫炳紅。沖殺左營。南宮适領辛甲。辛免。太顛。闕溪。
直殺進右營。李錦接住。廝殺張山。戰住鄧九公。哪吒
楊戩。搶入中軍。來助黃家父子。哪吒的鎗。只在殷郊
前後心窩兩脇內亂刺。楊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頭
上飛來。殷郊見哪吒登輪。先將落鬼鍾對哪吒一混。
哪吒全然不理。祭番天印打楊戩。楊戩有八九玄功。
迎風變化。打不下馬來。故此殷郊着忙。黃夜交兵。苦
殺了成湯士卒。正是

只因爲主安天下

馬死人亡滿戰場

話言哪吒祭起一塊金砖。正中殷郊的落。竟鍾上。只打得霞光萬道。殷郊大驚。南宮适斬了李錦。也殺到中營來助戰。張山與鄧九公大戰。不防孫炳紅噴出一口烈火。張山面上被火燒傷。鄧九公趕上一刀劈于馬下。九公領衆將官也冲殺至中軍。重重疊疊把殷郊圍住。鎗刀密匝。劔戟森羅。如銅牆鐵壁。殷郊雖然是三首六臂。怎經得起這一羣狼虎英雄。俱是封神榜上惡曜。又經得雷震子飛在空中。使開金棍。刷將下來。殷郊見大營俱亂。張山李錦皆亡。殷郊見勢頭不好。把落。竟鍾對黃天化一混。黃天化翻下玉麒麟來。殷郊乘此走出陣來。往岐山逃遁。衆將官鳴鑼搥鼓。追趕三十里方回。黃飛虎督兵進城。俱進相府。侯子牙回兵。且說殷郊殺到天明。止剩有幾個殘兵敗卒。殷郊嘆曰。誰知如此。兵敗將亡。俺如今且進五關。往朝歌見父借兵。再報今日之恨。不遲。因策馬前行。忽見文殊廣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殷郊。今日你要受鏢鋤之厄。殷郊欠身口稱師叔。弟子今日回朝歌。老師爲何阻吾去路。文殊廣法天尊曰。你入羅網之中。速速下馬。可救你鏢鋤之苦。殷郊大怒。縱馬搖戟。直取天尊。天尊手中劔急架忙迎。殿下心慌。祭

起番天印來。文殊廣法天尊。忙將青蓮寶色旗招展。
好寶貝。白氣懸空。金光萬道。現一粒舍利子。怎見得
有詩爲証。

詩曰

萬道金光隱上下

三乘玄妙入西涼

要知舍利無窮妙

治得番天印渺茫

文殊廣法天尊。展動此寶。只見番天印不能落。將下
來。殷郊收了印。往南方離地而來。忽見赤精子大呼
曰。殷郊。你有負師言。難免出口發誓之災。殷郊情知
不殺一場。也不得完事。催馬搖戟。來刺赤精子。赤精
子曰。孽障。你兄弟一般。俱該如此。乃是天數。俱不可
逃。忤用劔架戟。殷郊復祭番天印。就打赤精子。展動
離地焰光旗。此寶乃玄都寶物。按五行奇珍。怎見得
有詩爲証。

詩曰

鴻濛初判道精微

產在離宮造化機

今日岐山開展處

殷郊難免血沾衣

赤精子展開此寶。番天印只在空中亂滾。不得下來。
殷郊見如此光景。忙收了印。往中央而來。燃燈道人
叫殷郊曰。你師父有一百張鏢鋤候你。殷郊聽罷。着

慌口稱老師。弟子不曾得罪。與衆位師尊。爲何各處
逼迫。燃燈曰。孽障。你發願對天。出口怎免。殷郊乃是
一位惡神。怎肯干休。便氣冲牛斗。直殺過來。燃燈口
稱善哉。將劔架戟。未及三合。殷郊發印就打。燃燈展
開了杏黃旗。此寶乃玉虛宮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執掌崑崙按五行。

無窮玄法使人驚。

展開萬道金蓮現。

致使殷郊性命傾。

殷郊見燃燈展開杏黃旗。就有萬朵金蓮現出。番天
印不得下來。恐被他人收去了。忙忙收印在手。忽然
望正西上一看。見子牙在龍鳳幡下。殷郊大咤一聲。
仇人在前。豈可輕放。縱馬搖戟。大呼姜尚吾來也。武
王見一人三首六臂。搖戟而來。武王曰。說殺孤家。子
牙曰。不妨來者。乃殷郊殿下。武王曰。既是當今儲君
孤當下馬拜見。子牙曰。今爲敵國。豈可輕易相見。老
臣自有道理。武王看殷郊來得勢如山。倒一般滾至
面前。也不答話。直一戟刺來。有聲。子牙劔急架。忙迎
這一合。殷郊就祭印打來。子牙急展聚仙旗。此乃瑤
池之寶。只見氤氳遍地。一派異香籠罩上面。番天印
不得下來。怎見得有詩爲証。

詩曰

五彩祥雲天地迷

金光萬道吐虹霓

殷郊空用番天印

咫尺鐔鋤頂上齊

子牙見此旗有無窮大法。番天印當作飛灰。子牙把打神鞭祭起。來打殷郊。殷郊着忙。抽身望北而走。燃燈遠見殷郊已走坎地。發一雷聲。四方吶喊。鑼鼓齊鳴。殺聲大振。殷郊催馬向北而走。四面追趕。把殷郊趕得無路可投。往前行。山徑越窄。殷郊下馬步行。又聞後面追兵甚急。對天祝曰。若吾父王還有天下之福。我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條路。徑而出成湯社稷。還存。如打不開。吾今休矣。言罷。把番天印打去。只見响一聲。將山打出一條路來。殷郊大喜曰。成湯天下。還不能絕。便往山路就走。只聽得一聲砲响。兩山頭。俱是周兵。捲上下頂來。後面又有燃燈道人趕來。殷郊見左右前後。俱是子牙人馬。料不能脫得此難。忙借土遁。往上就走。殷郊的頭方冒出山尖。燃燈道人便用手一合。二山頭一擠。將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頭在山外。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殷郊固是天數。以報紂之極惡。然廣成子未

勉有些孟浪。當日一旦將無數寶貝付托與他。後面治伏此寶。便去東挪西借。走了無限腳頭。費了許多氣力。後面又去啼哭。毫無神仙品。反是一段婆子心腸。

又批

我想神仙原是弄人耍子。必竟要做出這些模樣。方顯得這些神通。使人莫測其涯際。不然。只不放他下山。何等直捷。何等無事。



